

王国维往还书信中两封“阙疑待考”的信

秦蓁

归安费行简，在仓圣明智大学中易名孙学濂（仲约），撰说部时署名沃丘仲子，后又恢复原姓名，其人之行藏出处，颇为透迤神秘，但与王国维在爱俪园中同事数年则无疑义。《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》中两封“阙疑待考”的信俱为费行简所写，可以确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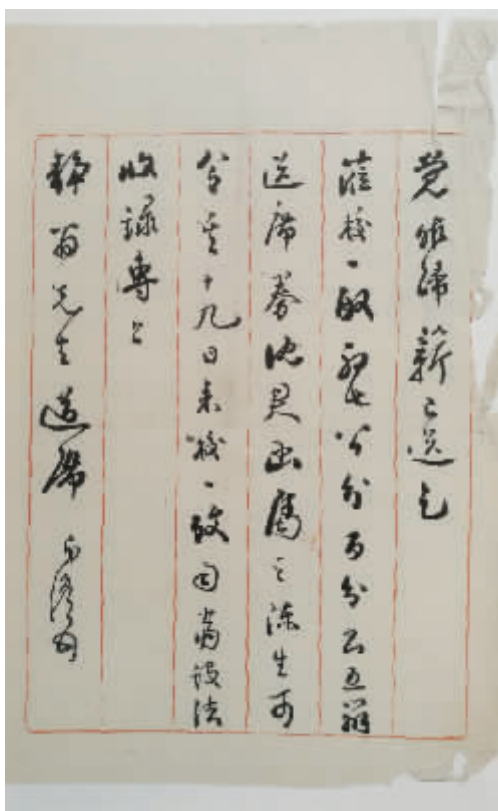
《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》（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，中华书局2017年10月出版）末尾有两封写给王国维的信札，一札署名单字不易识，一札未署名，编者列入“阙疑待考”，但根据所言内容，可以确定二札作者，今特写出，用为考释无款及落款难辨手札之一例。

第一札全文如下：

觉昨归，薪已送，乞莅校一取。初七公分百分出五办送席券。沈君函属之陈生可令其十九日来校一考，自当设法收录。专上静翁先生道席，弟濂顿首。

署名只一字，甚为潦草，初不识，惟札中言“莅校”、“来校”，则王国维时在某校任职。王氏平生任教职者四次，一在南通州师范学校，一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，一在上海仓圣明智大学，一在北京清华学校。札首云“觉昨归”，其人或为仓圣大学校长姬觉弥。

再考“初七公分百分出五办送席券”语，按仓圣大学创办人哈同夫人罗迦陵生日为七月初七，哈、罗二人每年合并做七夕双寿，校中教职员届时均有祝寿之举，如王国维1916年8月5日（旧历七月初七）致罗振玉札云“今晨又往哈园拜寿”，1917年8月25日（旧历七月初十）致罗札云“近来哈园又因做寿大热闹”，1918年8月13日（旧历七月初七）致罗札云“近因哈园生日，又应酬数日”，1922年8月18日（旧历六月廿六）与长子潜明书云“今年哈园大做寿，出月须连日应酬”，又9月14日（旧历七月廿三）书云“哈园月初大做寿”。所谓“大做寿”指1922年哈、罗寿数相加之“爱俪梁孟百卅合庆”。札称“初七公分”，当指校中同人公分摊资金为园主夫妇贺寿，款项需在支薪中扣除，故写信人特为告知。综此数端，此信为仓圣大学负责校务之人所写。至于写信时间，仓圣大学教职员通常年份恐只入园拜寿而已，恰逢百卅双寿，方釀资设寿席为祝，则此札或作于1922年。



“阙疑待考”信札之一

1921年考取仓圣大学附中的蒋君章《仓圣明智大学的回忆》一文说：“在名义上，罗迦陵夫人是院长，姬佛陀先生是校长，实际上主持校务的是孙学濂先生。”（陈平原、王凤编《追忆王国维》增订本，三联书店2009年）又仓圣明智大学预科辛酉十二月（1923年初）毕业证书上签署人为：“院主欧思爱哈同，院长哈同罗迦陵氏，校长姬佛陀，教务长孙学濂。”（郑家庆《珍罕的仓圣明智大学毕业证书》，载《大众收藏》2012年第4期）再观第一札之落款，为“濂”字无疑。至此可判定此札作者为孙学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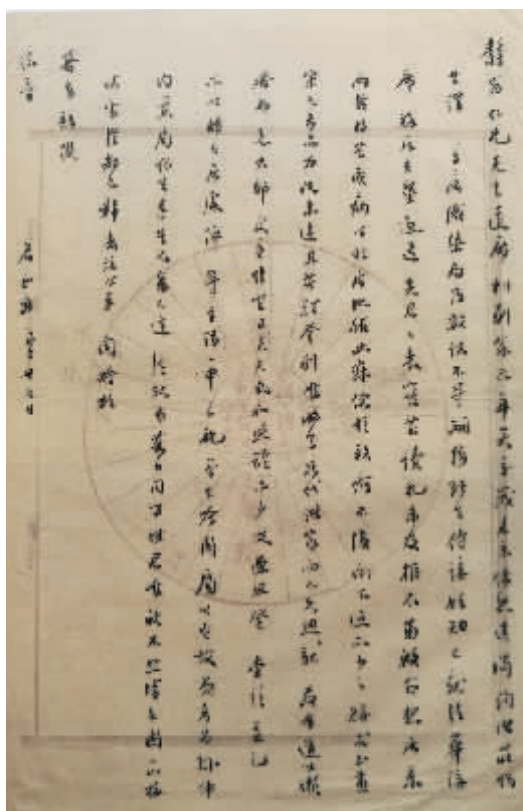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札全文如下：

静翁仁兄先生道席：相别六六年矣，前岁来京，便思造谒，询诸庄惕生，谓尊寓织染局，乃数访不得，嗣接珏生侍讲，始知已就清华讲席，移居在塾。适遭先君之丧，寝苫读礼，未及振衣，第殷企想。居京两载，时苦疾病，以所居池馆幽寂，便于致病，不复南下。近亦少少购求书画，宋元名品，力既未逮，且甚难鉴别，唯略具明代诸家而已。久思就教有

道，以嫌废弗克出郊，更益怅望。日来天气和煦，体亦稍健，亟思登堂请益，乞示以时居处，俾得奉诣，一申良觐。前在哈园，属以它故，易名为孙仲约，曩属惕生奉告，不审已达清听否。旧日同事诸君，唯欣木、恕皆在园，一山、梅访、雪澄都已辞去，并以奉闻。媿颂箸安，鹄候德音。名正肃。正月廿七日。

札中自言“前在哈园，属以它故，易名为孙仲约”，又云“旧日同事诸君”，则此人为仓圣大学中人。考《申报》1920年5月4日“刘成勋对川局之态度排熊说不确”条云：“兹闻刘师长近曾致电寓沪之孙学濂君，言及川事颇重熊督，足征外传说之绝非事实。刘电如次：上海孙仲约兄鉴……”又同年10月25日“川军复渝之沪闻”条云：“孙仲约君昨得川军长刘禹九蒸电云：上海孙仲约兄鉴……”可知孙学濂字仲约，为川军师长刘成勋（字禹九）在沪之代表。据此，第二札与第一札实为同一人所书，察其笔迹，二札相类，上款称“静翁”，亦无不同。

札中提及居间传话之庄惕生即庄肇一，娶哈同、罗迦陵养女为妻，曾任仓圣大学斋务



之二

长（据《申报》1922年12月7日“上海仓圣大学校务改良会被迫出校学生驳校长姬觉弥宣言”条），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乒乓名宿庄则栋之父。其餘数人，珏生，袁励准；欣木，高时显；恕皆，费有容；一山，章棨；梅访，曹广楨；雪澄，王秉恩。

孙学濂早在1918年已与哈园有交集，是年广仓学窘下设之广仓学文会戊午秋季课卷征文，孙氏投稿，经评阅列史学上等十名之首，获赠大洋四十元（《申报》1918年11月20日）。1919年上海崇文书局出版《文艺全书》，其中散文、骈文部分为孙学濂所撰，后汇为《文章二论》单行。据《申报》刊载之《文艺全书》广告，称“遵义孙学濂”撰。1922年哈、罗百卅合庆时，符璋、章棨共撰《寿序》一首，后列与祝者，以沈曾植领衔，第四为孙学濂，王国维列名在后（姬觉弥辑《载寿堂百卅合庆寿言》，爱俪园1923年）。到了1932年姬觉弥辑《哈同先生荣哀录》时，卷末附录此篇《寿序》，一仍十年前旧文，惟与祝者“孙学濂”已改为“费行简”。李恩绩《爱

俪园梦影录》（三联书店1984年）言及哈园有一名姓孙的教务长自己说：他原是浙江湖州菱湖人，原姓是费，后来在四川外祖母家里长成，外祖姓孙，他也就姓了孙（146页）。李恩绩在哈园时年纪甚小，孙、费姓名未记全，但姓氏均正确，四川或是贵州遵义，因费氏曾任川军刘部在沪代表，故牵扯致误。李恩绩又说费氏易名孙氏之故与刺杀宋教仁有关，因无旁证，只能姑且听之了。

既知孙学濂原名费行简，费氏在王国维去世后撰有《观堂先生别传》（载《追忆王国维》），云：“当岁己未（1919年），予居上海，同教授于英人哈同所立学，靡日不见，见则质证艺文，剧谈为乐。若是者凡五年，始别去。”别去之原因，李恩绩说是1922年百卅合庆后之学潮。出校后费氏恢复本名，1923年1月9日《申报》“西南代表对粤桂军事之联电”条，费行简即以西南各省驻沪代表名义署名。第二札云“相别凡六年矣”，则此札当写于1927年2月28日（旧历正月廿七），连首尾两年计之方合年数。费行简后又重入哈园，1931年哈同死后，作挽诗二首，署名“吴兴费行简”（《哈同先生荣哀录》）。

民国初有沃丘仲子者，撰著《慈禧传信录》《近代名人小传》《当代名人小传》等书，风行一时。郑孝胥据叶玉麟言知其人为哈同所开学堂中教习贵州人孙仲约（《郑孝胥日记》1919年8月3日条，中华书局1993年）；秦瘦鸥翻译《御香缥缈录》，在译者按语中直指《慈禧传信录》作者为费行简（《申报》1935年2月8日），看来当时人皆作如此认识。沃丘仲子《慈禧传信录序》自叙早岁得闻阎敬铭、王闿运、宗室戴椿等人之议论，又尝游黑龙江，辛亥后踞伏岷江。所述宏阔辽远，不知是生平实录，还是小说家故作狡狴。费行简在文献中最后出现，是1937年为《慈淑太君（罗迦陵）寿言》第二集撰写序言，署名归安费